

## 提问

孩子小的时候总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这个世上的一切都是未知的，他们总是瞪大了眼睛、带着好奇去观察和探索这个世界。大人们对孩子好奇的提问有各种回答方式，比较多的是直接把答案抛给孩子，让他们去接受这个单一的答案，并且可能会对孩子接二连三的提问显现出不耐烦。当几次三番遭遇这样的来回互动，孩子们可能会觉得这个世上的很多问题有且只有唯一的答案。

随着年龄渐渐增长，当大多数已经成人的孩子们带着世界上有且只有唯一答案的固化思维，觉得自己掌握了越来越多的唯一答案，对这个世界好像越来越了解时，很多心中刚起头的疑问被不断冒出来的“貌似了然”的“经验”所否定，渐渐地，对这个世界、对身边的人事物也就越来越不好奇了。

我们，最终都越来越趋近成为一个没有问题的人。可是，一个没有问题的人，会错失多少这个世界上所不知道的事物。

很多年前小孩过生日，照往年一样，吹蜡烛许愿。我看他许愿极其虔诚，想着大约是关于他自己的重要的事情，就随口问了一句：“许的什么愿啊？”哪晓得他的回复竟然是：“愿你们能够顺利地处理好换房的事情。”——是的，那个时候的我们正在为房屋置换过程中遇到的一系列问题而焦头烂额。

尽管不是带着好奇、也没有期盼小孩能够给予正经的回答，但如果我没有上面的随口一问，就无法了解正在成长的小孩对这个家的真实的感受。

一句随口的问，让我摸着了小孩的感受，也让我的内心多了一份美好的感动。

不通过提问，我们很难真正体会他人心中的真实想法，也无法窥见事物的全貌。当我们用自己的经验来想当然地替人事物安置好答案而闭口不问时，就错过了获知真实后的那些意外和惊奇。这个世界远比我们的想象要更开阔、更新奇、有更多的可能性。

做心理咨询的过程中，咨询师通过各种各样的提问、带着好奇去了解来访者，为什么会这么想、怎么来的、怎么会这样的、什么原因……人生初相见的各种困惑就在一问一答中获得当下那一刻的答案，但是让人惊奇的是，同样的问题在不同的时刻再问一遍，也会有不一样的答案。一遍遍地提问，能获得不同的答案，而不同的答案可能对应不同的生命状态和际遇、能呈现出更多的平时不会留意到的问题……

提问，是一个探索的过程，探索人心的未知、探索事物的不知、探索出更多的可能性。知道的越多，可能的选择就呈现出来，给予在困境中的人事以周转腾挪的余地，总有法子去面对。

当我们断然地下一个肯定的唯一答案时，就直接屏蔽了潜藏在背后的许多可能，也许这些可能中的一个恰好是当下所面临的问题的最合适的答案。

我想说，提问，提合理的问题，带着真诚的好奇提问，是探索这个世界最好的工具，也是助人自助的最好途径之一——嗯，谦卑地加上这个“之一”，带着好奇的态度。

## 朱家角的夕阳 顾云明 摄



堂弟们知道我退休了，又没有睡懒觉的习惯，于是邀我一起到镇上喝早茶。五点半起床，赶到茶馆已是六点。二楼茶室里四五张桌子已经坐得满满当当，老年人和年轻人基本上对半。缕缕茶香中，低声交谈的、玩手机的，只品茶不出声的，偶然还有服务员端送面点和酒菜的，那氛围和我小时候在茶馆里所见所闻有很大的不同。上了大学后我再也没有上过茶馆，不过，孩提时爷爷带我到茶馆时留下的印象，至今还是记忆犹新。

在有着一千多年历史的南翔古镇，鼎盛时期曾有七八家之多的茶馆。我印象中就有三毛茶馆、塔桥茶馆、章桥茶馆等。清晨六点，太阳尚未升起，老街上十分冷静，但南翔镇上的几家茶馆早已开门。邻近的居民早早提着竹壳热水瓶来到水汽升腾的老虎灶打水。缕缕茶香中，交谈声、寒喧声、咳嗽声、偶尔扯开嗓子的争论声和壶水鼎沸时发出的“咕嘟咕嘟”声交织在一起，令人觉得仿佛回到

邓云乡是上海电力学院的语文教师，我则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工作，虽然是同行，而且近在咫尺，但因工作上没有交涉，所以那时并不认识。使我们接近起来的，是同济大学的陈从周教授。记得是1983年四五月间，当时在《文汇报》工作的郦国义打电话给我，说：“吴老师，最近出了一本鲁迅研究著作《鲁迅与北京风土》，很有特色，作者叫邓云乡，你可能不认识，陈从周先生认为这本书写得不错，点名要你来写书评。”陈从周先生是同济大学园林学教授，文史功底很深厚，与我系老先生往来颇多，我是吴剑岚先生家中与他相遇的。当时我在市大会上受过批斗，处境很不好，但他并不介意，对我很热情，他知道我正在编写《鲁迅年谱》，就不断为我提供背景资料，因为他是徐志摩表妹夫，而且编过《徐志摩年谱》，对民国文坛情况颇为熟悉。这样一来二往，我们遂成为忘年之交。所以

他嘱托的事，我不能推辞，就叫小郦把书寄来。展读之下，觉得此书的确写得不错。这本书是从民俗学的角度来谈鲁迅北京时期的生活和作品，别开生面。于是我写了一篇书评：《别具风情话鲁迅——读〈鲁迅与北京风土〉》。他们说，他老师俞平伯的内弟许宝骙到上海出差，他要请饭，叫我作陪。那时还不时兴下馆子，他们又是老熟人，所以就在家中由老邓夫人做馄饨请客。许先生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领导干部，新中国成立前长期做地下工作，社会经验丰富，很健谈。那时，报刊上正讨论周作人在日据时期出任伪职的性质问题。有人把周作人的下水，说成是受指派而为，仿佛他是个地下工作者，有人则对此说大加指责。许宝骙先生是当时留驻北京的地下工作者，对此事知之甚详，所以我们就请他谈谈此事。据许先生说，当时的情况是，原伪华北教育督办汤尔和去世，补缺的人选有两个：缪斌与周作人。两个人中，缪斌的反动性更大，所以他们主张还是让周作人出来，比较好对付些，这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意思，并非与周作人有什么组织联系。我了解情况后，为许先生主编的《团结报》写了一篇文章：《平心论知堂》，他们分两期连载。

邓云乡也常到我家来小坐，然后约我一起去看望吴剑岚、贾植芳等老先生。他勤于著作，那几年就出了好几本书，《鲁迅与北京风土》之外，还有《红楼识小录》《燕京乡土记》等等，科研成果很丰富。但因为他在上海电力学院是个工科大学，没有文科学术委员会，所以他的职称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不过校方对他还是很重视，特地为他一个人，组织了一个临时的文科学术委员会，请了陈从周、贾植

了黑白胶片的电影时代。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八字桥附近的那三毛茶馆。爷爷常划着自家的小木船带着我到镇上喝茶、购物。舟临集镇，必有石桥相迎，船至集镇池河必要穿行数座石桥。行至八字桥旁，小木船拴系在水桥旁的木桩上，然后拾级上岸。第一站就到三毛茶馆喝茶。那时爷爷

## 缕缕茶香

陈思兴

做“牛头”生意，所以几乎天天要到茶馆喝茶、交友、聊天和接洽买卖小牛犊的生意，于是三毛茶馆也就成了我逛街后一个休息的落脚点。三毛茶馆五十多平方米的三开间屋里，放着十来张四方桌，一式的木长凳，简陋古朴中透出一份宽松随意。这里不仅供应茶水，还有长兴楼送来的酒菜。常见一个微胖的中年女人几乎每天来到茶馆，嘴里叼着烟，带着苏北口音的本地话吆喝着“老刀牌香烟要哇”。

感》，文章很快就发表出来，而且产生了一些影响。从此我与邓云乡就成为朋友。

我记不起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但清楚记得我们相识之后他请我到他家吃饭的事情。那是在1988年春天，老邓对我

## 忆邓云乡兄

吴中杰

说，他老师俞平伯的内弟许宝骙到上海出差，他要请饭，叫我作陪。那时还不时兴下馆子，他们又是老熟人，所以就在家中由老邓夫人做馄饨请客。许先生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领导干部，新中国成立前长期做地下工作，社会经验丰富，很健谈。那时，报刊上正讨论周作人在日据时期出任伪职的性质问题。有人把周作人的下水，说成是受指派而为，仿佛他是个地下工作者，有人则对此说大加指责。许宝骙先生是当时留驻北京的地下工作者，对此事知之甚详，所以我们就请他谈谈此事。据许先生说，当时的情况是，原伪华北教育督办汤尔和去世，补缺的人选有两个：缪斌与周作人。两个人中，缪斌的反动性更大，所以他们主张还是让周作人出来，比较好对付些，这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意思，并非与周作人有什么组织联系。我了解情况后，为许先生主编的《团结报》写了一篇文章：《平心论知堂》，他们分两期连载。

邓云乡也常到我家来小坐，然后约我一起去看望吴剑岚、贾植芳等老先生。他勤于著作，那几年就出了好几本书，《鲁迅与北京风土》之外，还有《红楼识小录》《燕京乡土记》等等，科研成果很丰富。但因为他在上海电力学院是个工科大学，没有文科学术委员会，所以他的职称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不过校方对他还是很重视，特地为他一个人，组织了一个临时的文科学术委员会，请了陈从周、贾植

## 七夕会

那个年代，农村邮路不畅。一封外地寄来的书信，到了南翔邮电局后还得有邮电员骑自行车送到乡下村委会，再有人送到收信人家里，几经周折，少说已经一周以上才能收到信件。爷爷每天都要到茶馆喝茶，于是村上的外地工作的人都把家信寄到三毛茶馆，爷爷充当了“义务邮电员”。外地工作的同村人逢年过节回家时，都抢着给爷爷付7分钱的茶水费以表感谢之意，老板娘见多人为我爷爷付费，也“谢谢”一声，照收不误。

茶馆是江南古镇的标志，在市井长巷之中，聚拢来是烟火，摊开了是人间。在久别重逢的茶馆里喝早茶，感悟到了与在办公室里喝茶不一样的感觉。办公室里喝茶仅是忙碌之余的一种解渴本能，茶馆里才体验到一种休闲的品茶享受。有人说，“人生就像一杯茶，平淡是它的本色，苦涩是它的历程，清香是它的馈赠”。我喜欢上了到茶馆喝早茶，在缕缕茶香中慢慢品味美好的晚年生活。

芳、章培恒等几位，我也忝列其中。大家很认真地审查了他的学术著作，一致通过他为文科正教授。

后来，他担任了电影《红楼梦》摄制组的学术顾问，还有别的许多职务，飞来飞去，非常忙碌，我们就见面得少了。1999年2月初，我因患胃出血，住在新华医院治疗，有一天下午，跟我蛮谈得来的一位青年医生来查房，说起隔壁病房刚住进一位电力学院的教授邓云乡，病情很严重，怕过不了今天晚上。我闻之赶快爬起来去探望，果然是老邓，不过他看起来神态还好，不像垂危的样子，见到我很高兴，仍旧笑嘻嘻地，问我怎么也住在这里？我说是胃出血，没有大碍。他说，他刚从北京出差回来，感到肺部很难受，里面好像潮水在奔腾。我怕影响他休息，而且自己胃出血也还未止住，不敢久坐，稍谈几句就回房躺着休息，心想，看他目前这个样子，应能康复过来的。谁知第二天医生来查房时，就告诉我，邓云乡已于昨天半夜里去世了。呜呼！

唯一值得安慰的，大约我可以算是最后为他送别的朋友了。

父亲周楞伽去世已有三十一年了，每每想到他对我的教诲和帮助，总不免使我悲从中来，无法自拔。尤其是在教高中历史课程时，经常向他请教有关的历史问题，他那孜孜不倦、精细考查的回答，使我醍醐灌顶，获益匪浅。

当年天津的《历史学习》约我写一篇文章关于“女儿国”的文章，我当时在学校教高中历史，经常在此刊物上发表文章，但是对于这类考据的文章，才疏学浅，确实无法动笔，于是就请父亲帮助解决。后来我工作调动，到公司忙于写作史志，与有关编辑疏于联系，就留下了此文。现将此文略做整理，以飨读者。

**女儿国与扶桑之谜**  
周楞伽遗作 周允中整理  
《西游记》里有一个女儿国，《镜花缘》里也有一个女儿国，究竟是确有其事，还是小说的捏造。实在是一桩令人费解之谜。

据史籍记载：《山海经》、《三国志》、《梁书》、《隋书》都记载女儿国的事情，其实，女儿国只是母系氏族的一种社会形态，在这样一种社会组织之中，政治、经济、文化、饮食都操纵在妇女的手中，妇女整天外出从事生产、劳动、贸易、交际，男人却在家带孩子、做饭、洗衣服等繁杂的家务劳动而已。

然而，由于史家所见不广，再加上任意杜撰，于是就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据史籍记载，我国古代南方、西方、东方都存在过女儿国。

南方的女儿国见《南齐书·蛮传》，书中说女儿国指的是扶南国，其风俗习惯是裸体文身，披发不穿衣服，尊奉女人为王，号称柳叶，年轻健壮，颇有一番现在的男子气。扶南国南面有一个激国，其国有一个名叫混填的人，梦见神鬼赏赐他一副弓箭，于是他清晨去寺庙拜谒众神，终于在一棵大树底下获得了弓箭。便搭乘商人的舟船入海，到了扶南国的外城，柳叶见到有商船来到，就急速率领众人前来抢救，混填张弓搭箭，不仅射穿了她们的船身和帆，还伤及了柳叶的侍卫，柳叶惊骇不已，便投降了混填。混填命令柳叶用黑布贯头，不再露出原来的面目，同时娶她为妻，将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

西方的女儿国，见《隋书·西域传》，说这女儿国在葱岭以南，这个国家以女人为主，女王名叫苏毗，字末羯，在位二十年，女王

年事已高的李老是位孤老。约定送四升桶装水的时间段是上午十时至十二时。

不料这天刚过八时，又是敲门又是电话，水已送到。李老师患有严重的失眠症，刚入睡不久，被惊醒，生活节奏打乱，身体顿觉难受。

付钱时间，为何这么早？快递小哥满不在乎地说，你家离水站近，第一家送，省下时间可多送几家，多赚点钱。对未按约定时间送水，言语中没有一点歉意。李老师说见他年轻疲惫的脸，没有说话，只是无奈地摇摇头。

下一次送水时间，为保险起见，定在下午二时至四时。想早上可安稳地睡觉。不料这天早晨，竟像上次一样，敲门声铃声又依然响起。水还是提前送到了。

李老师崩溃了。一阵头晕。起身在床沿坐了一会，赶紧披上睡衣，将事先准备好的放着钱的信封交给快递员。见他虽是寒冬，红红的脸，喘着气，额头还在冒汗。她终于忍住了，没有说话。

第三次订水，李老师说有不按约定送水的准备。不出所料，刚过八时水又送到了。

任敲门声铃声不停地响着，李老师忍住，不开门，不接电话。不知烦心的声音响了多久，终于安静了。她松了一口气。

不一会，李老师意外地收到快递员的短信：您身体好吗？她即回复，请中午十一时半左右来取款吧！

中午时分，这次他没有提前来，按约定时间到达。他轻轻地敲了两下门，即开。满头白发的李老师递上装钱的信封和一个银色的保温袋，里面放着热的肉包菜包各两个，还有一杯自制的热豆浆。她怜惜地说，还没吃中饭吧，路上吃吧。

快递员第一次看到老人露出的慈祥笑容。多少年了，手机页面上出现的都是送货收货的文字和数字信息，为了生计，冒着寒暑，顶着风雨，天天开着电动车，走街串巷，不辞辛苦地跑上跑下送货收物，除了吃睡抓紧分秒赚钱，从未想过自己的快递工作如何更好地为用户特别是老人的服务。

门关了。他没有马上离去。他沉默，陷入了从未有过的深思。

的丈夫叫金聚，不理政务，国内其他的男人也只知道征伐砍杀。这女儿国在山上建筑了一座城堡，方圆五六里，有万户人家居住。女王居住在建造有九层楼之高的楼上，有数百个侍女侍候她，每隔五天才上朝理政一次。另外有一个小女王协助她处理国家大事。这个国家的习俗都轻视男子，但生性并不妒忌。不管男女都用色彩涂面，一日之中，会涂面好几次，人人披发，用兽皮制鞋。这个西域女儿国多次与天竺、党项发生战争。女王一旦死去，国中则厚敛金钱财宝，从死去的女王家族之中，寻求两个贤明的女子，一个为女王，一个为小王。隋文帝开皇年间，该国曾经派遣使者前来朝贡，以后，就绝迹没有来往了。

上述的并非是真的女儿国，因为其国内存在着男子，只是母系氏族社会的一个缩影。东方的女儿国就完全不同了，《梁书·诸夷传》曾经记载着一个游方和尚慧深口述的故事。他说的所谓女儿国，在扶桑东千余里，该国女子容貌端庄美丽，肤色洁白，身体有毛，长发委地，在农历二、三月间，竞相入水，不久就会怀孕，相隔才六、七个月，就能够产下女子。女人无乳房，项后生毛，毛根发白，里面有汁。婴儿生下来一百天就会行走，过了三、四年长大成人。这个女儿国的女子很害怕见生人，喜欢吃一种带咸味的草，像禽兽一样。这恐怕算得上是真正的女儿国了。因为她们不需要与男子通婚生产，人水怀孕，确实是匪夷所思的奇谈怪论。

这些记载虽然有些荒诞不经，但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了女儿国的存在，尤其是东方女儿国在扶桑的东面，长期以来，曾经引起了中外学者对扶桑的推测和研究，有的说是日本，这是扶桑日本说；有的说是中美洲的墨西哥，这是扶桑墨西哥说；还有的说是南美洲的厄瓜多尔，北美洲的美国，这些集中起来，结论是扶桑美洲说。更有的学者说是，扶桑在今天的库页岛到贝加尔湖一带的广大区域。最后的一种观点认为扶桑子虚乌有的，是慧深的胡说八道。

究竟如何，只能够说是谜案一桩了。

《女儿国》  
周允中

《女儿国》  
周允中

